

美国对伊拉克民主输出困境 与“利益集团耦合度”概念的提出

林 超

(西北师范大学,兰州 730070)

摘 要 在现代社会结构中,个人利益被整合为集团和组织利益,现代的利益之争体现为集团利益之争。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耦合现象。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利益集团耦合程度的主要因素。利益集团间的耦合程度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一把标尺。利益集团耦合度高的社会多与良性民主政治为伴。利益集团耦合度低的社会,则常常伴随着严重的集团对立与冲突,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发展。

关键词 民主输出 利益集团 耦合度

中图分类号 D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589(2010)28-0036-04

一、对美国民主输出政策的普遍认识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风靡美国政界和学术界。该理论认为,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基础之上的政府能够受到“约束”,并在外交政策中表现出“和平意愿”。从历史上考察,“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1]但在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却可能发生战争。基于此种认识,美国在战后特别热衷于对外扩张民主,并把它作为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种途径。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美国支持发展民主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美国之所以在国外促进民主,也存在实际原因。这表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互相补充的。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将比生活在一个独裁或混乱的政权组成的世界里,更加可能繁荣、昌盛”^[2]。

更明确的讲,所谓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主要是指美国以自己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与文化传统,并认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的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即以美国的民主制为模式或原型,促进与美国文化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向着美国规定好的方向运行,最终实现美国式的民主体制一统天下。”^[3]美国输出民主战略就是要“美国化”,用美国的思想

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作为世界唯一的标准和模式,改造整个世界。

对外输出民主是美国外交的一贯做法。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对外输出资产阶级民主来应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更是加大了输出民主的力度。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其“输出民主”战略也有了新的内容。

二、民主输出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通过海湾战争重创伊拉克,此后便以‘美国只有在一个不断民主的世界里才能感到真正的安全’、‘只有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国家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并融入国际社会’为理论依据,企图通过联合国制裁整垮萨达姆政权,实现所谓的‘中东新秩序’。”^[4]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曾先后主导对德国、日本、阿富汗等国的战后重建……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对德日的战后重建是成功的,特别是日本,其社会文化传统与西方截然不同,但它在战后很快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完成了民主化改造,并形成了稳定的民主制度。布什本人及其政府内其他官员都曾以日本重建为例,表示在与美国文化传统不同的伊拉克推进民主也将成功。”^[5]

然而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历史上从未有过“伊拉克”这样一个国家,现代伊拉克只有80多年的历史,此前只是一个地名。英国殖民者来到此地后,把北部的摩苏尔、南部的巴士拉等地划在一起就成了今天的伊拉克。所以伊拉克

人现代国家的意识淡薄,而地域观念浓厚。人们一般说自己是巴格达人、巴士拉人、费卢杰人、摩苏尔人等,很少说自己是伊拉克人。他们更多的是以部落、家族、部族为认同对象,范围大一点就以民族、宗教为认同对象——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什叶派、逊尼派等。从民族构成来看,其中阿拉伯人约占78%,库尔德人约占18%,其余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等。从宗教分布来看,什叶派穆斯林占60%,逊尼派穆斯林占18%^[6]。在伊拉克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和宗教间一直是矛盾和冲突不断。在萨达姆独裁统治下,伊拉克社会更加分化。逊尼派穆斯林操纵着伊拉克政治和经济权势,其他民族和教派受到迫害。萨达姆的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加深了伊拉克的民族和教派冲突。

在美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占领伊拉克全境后,伊拉克随即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国家凝聚力下降,地方势力崛起,已出现分崩离析的苗头。几乎每天都有暴力事件或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居民在恐慌中度日,根本没有安全感。“目前在美军及其盟国军队占领伊拉克的情况下,伊国内各派别尚能找到共同的对手,而一旦美军及其盟军撤离,伊国内各派别必定会像苏军撤离后的阿富汗那样陷入内战,届时民主化的进程更是无从谈起。”^[7]伊拉克宗教、教派和种族的冲突严重影响着国内政治与社会的和谐,使重建工作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冲突也为伊拉克外部势力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些基地组织成员在战争结束后潜入伊拉克,与伊境内的反美势力汇合,不断制造事端,严重破坏着重建进程。

三、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 利益集团

集团理论认为:社会由集团组成,公民个人通常是一个或几个集团的成员。同时政府本身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集团的综合体。一个利益集团,简而言之,就是一些社会成员基于共同利益并要求为之奋斗而结成的社会集团,一般有某种组织形式。

在现代社会中,利益集团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主体,它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提供了群体协作或对抗的组织形式,成为联结国家与社会的常规渠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与合作化程度越来越高,集团成为整合分化后的社会主体的重要组织结构形式。

“集团的利益或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或信仰等某一方面的,或者更集中于这些方面的某一问题的,也可以是综合性的。集团的成员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属于同一阶级、阶层、民族、职业或信仰的,也可以是混合的。”^[8]

导致利益集团和集团利益产生的因素很多,如行业、职业、身份、阶层、地域、民族、教派等。由不同的划分标准(利益追求)所确立的社会集团其社会功用是不同的。在多元社会中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分工,出现了新的区别于以往以民族或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关

系得以发展,从而使新的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集团油然而生。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社会中,大量社会组织如行业联盟、工会组织等以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认同为中介而形成。这些基于行业、职业、甚至兴趣爱好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广泛的依赖性。对民主政治主要起积极作用。然而在欠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社会分工程度不高,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大多以民族、地域、教派的身份认同为依据,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缺乏信任和依赖,并且容易出现严重民族冲突与宗教矛盾纠纷。不仅对民主政治主要起消极作用,而且还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尤其是在那些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民族之间、不同信仰的民众之间,因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利益的不同,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的差异,由此导致各利益集团的矛盾以至于冲突是很自然的事。美国在伊拉克民主输出面临政治分裂危机和内战趋向显现的困境。就是伊拉克民族、教派结构的历史性难题的再一次“发酵”,凸现了伊拉克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整合困境。

四、利益集团之间的耦合程度影响民主发展水平

耦合,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现象。耦合程度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不同国家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耦合程度,影响着各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最初,民族宗教的分布状况对利益集团之间的耦合程度有着直接影响。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利益集团之间的耦合程度。

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交通运输业发达,劳动力通过市场的调节。不容易形成单一民族宗教的人文地理分区。它的社会分工也更为复杂,社会协作水平也更高,其利益集团之间的耦合程度也越高,促进了该国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但在不发达的国家内部往往存在着以血缘、部族、语言、宗教、教派差异为基础的多元族裔利益集团,由于这些利益集团存在诸如认同差异、信仰冲突、资源争夺等多方面的利益冲突。进而在国家的下位产生了族裔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如果这种挑战缺乏经济纽带的应对,就会使得现存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面临族裔集团自治乃至独立的压力与挑战,其民主化进程遭遇到集团对抗、社会分裂、甚至国家解体的政治难题,使国家不可避免地陷入民主困境。

(一)民族、宗教的人口地理分布制约利益集团之间的耦合程度

民族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有自然方面的血缘、地缘、语言、经济联系等“客体”因素,还有社会历史范畴的宗教、文化、传统、自我认同等“主体”意识的因素。因而民族是客观和主观双重因素结合的产物。由民族宗教认同所形成的各利益集团的耦合程度一般比较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宗教矛盾与民族冲突交织,致使

那里的集团矛盾和冲突盘根错节,在短时间内很难有重大改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认同与社会群体密不可分,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是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展开的,即个体认知到属于并忠诚于某一群体,同时也意味着与其他群体的边界意识或排斥意识。”^[9]如果由民族宗教认同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存在于各民族宗教人口分布比较集中,族群聚居程度很高的国家,则会引起严重的集团对立。

现代南斯拉夫最终解体的历史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的国情具有如下特征:在自然条件上,复杂崎岖的地形使各地之间存在分散隔离的状态;在民族结构上,这里居住着多个民族,其中没有一个民族在人数上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历史上,直到一战结束的1000千多年里,从未有过南斯拉夫各民族统一的国家;在文化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族、宗教分野与交融,相应的各民族集团、宗教集团的冲突由来已久;在经济上,各地区和各民族聚居区域也存在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10]。

在美国重点实施民主化改造的伊斯兰地区也“可以看出显而易见的民族差异,苏丹、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巴林和也门等等无不如此。在这9个国家中,有35%或更多的人口在语言、宗教、教派及种族等4个民族特征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与由阿拉伯穆斯林逊尼派高加索人种构成的多数不同。……所有这个国家都一直存在着某种公开的民族紧张局势。……使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都受到严重的威胁。”^[11]

(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利益集团之间的耦合程度

现代西方社会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与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济体制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分工就越是复杂,所能形成的社会集团的种类就更多。然而,在社会异质性提高的同时,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在增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其他行业的支持。所以基于行业分工形成的社会集团,其耦合程度就越高。此外,由于城市化和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源配置作用,经济越发达国家就越能打破传统单一民族聚居的人口分布,促进民族融合,增进宗教互信,减少了低耦合利益集团负面影响。

美国是近代以移民为主体形成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民族构成最复杂的国家。据1990年统计,全美国共有人口2.48亿,其中白人19968.6万,占80%;黑人2996万,占12%;拉美裔2235.4万,占9%;犹太人727.4万,占3%;原住民(印第安人、因纽特人、阿留申人)200万,占0.8%。现有人口中,57%的人信基督教,20%的人信天主教,2%的人信犹太教,信其他教的有4%(其中有300万穆斯林)^[12]。虽然人口最多的是白种人,但白人也是由许多民族构成的,其中人数最多的英格兰人和德国人也各仅占总人口的21%,他们在总人口中都不居多数。之所以美国没有因为

多种族的人口构成,重蹈前苏联或南斯拉夫解体覆辙,是由于“美国国内人口的流动并无任何限制,而且事实上各州之间人口的流动非常活跃”^[13]。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这个民族“熔炉”对劳动力人口的调配作用使得各民族分散居住,没有较大的聚居区域,削弱了以血缘、地缘、族裔所形成的低耦合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从而确保了美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五、突破民主困境:经济发展与高耦合度利益集团的形成

经济发展能为民主政治创造有利的基础和条件,能促进高耦合度利益集团的形成,推进民主化的进程。第一,经济发展会导致新的更加复杂多样和互相依赖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更有益于形成以职业、行业为连接纽带同时也依赖于其他群体的高耦合度的利益集团,而不是能撕裂国家版图的,以种族、血缘、地域为连接纽带的低耦合度利益集团。第二,经济发展会通过发达的大众传媒鼓励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且经济富裕程度往往决定了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培育了人际间的相互信任,降低了各利益集团冲突的激烈程度,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加入集团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恰恰相反。第三,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使得各社会集团间有更多的资源可分配,这提高了利益集团之间的耦合度,促进了利益集团融合和妥协,妥协宽容得到提倡,而这是符合民主精神的。第五,经济发展要求形成一个开放自由的商业环境,这使人员的流动更加活跃,一个求职者可以身兼多职或者在一生中尝试不同类型的工作,归属不同的利益集团。从而冲击封闭的集团体制,扩大不同集团组成成员的重合面,提高利益集团耦合度。

最后,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民主化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经济发展会促进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而中产阶级则是最大的高耦合度的利益集团,是民主化的最积极的支持者。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介于极富和极贫之间的中产阶级是共和政体的基础,“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为民主的政体。”^[14]

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使得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商人、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士的人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由中产阶级所构成的利益集团越来越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民主政治来促进自己的利益。

六、破解民主输出困境之谜:关于低耦合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用

在伊拉克遭遇到的民主输出的困境,实际上是由于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过于超前地把政治的民主化改造而非经济重建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是美国对伊境内低耦合利益集团政治利用的结果。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美国对外扩张民主的努力与它对现实利益的追逐是一致的。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扩张民主是美国追求现实利益:地缘政治的、安全的和经济利益的手段。

美国决策者明知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历来是影响伊拉克政坛的三个主要的对立族群。占穆斯林人口少数的逊尼派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他们主要生活在伊拉克中部和西北部地区。什叶派穆斯林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南部和巴格达西部地区。历史上,他们长期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库尔德人虽属于逊尼派,但由于民族问题,他们也一直与伊中央政府对峙。与美国民族熔炉的比喻相比,伊拉克破碎的政治地理更像是由各个民族、教派等低耦合利益集团摆放在一起的马赛克拼盘。美国高层十分清楚:如果推翻萨达姆强人政治,势必会引发伊拉克内部的民族教派冲突。又何谈民主化建设呢?

众所周知,伊拉克是石油储备大国。法国战时石油局局长亨利·伯伦格曾断言:“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它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统治陆地。”^[15]又如老布什所称,石油是“真正重要的利害关系”,是“全世界动作的关键”^[16]。美军非法占领伊拉克最直接的现实考虑,是控制左右世界经济发展的石油资源。

此外,美国决策层一直非常看重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哈尔福德·麦金德曾有一个著名论断:“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17]此处所指“心脏地带”就包括中东大部分地域。“鉴于中东重要的地缘战略和复杂的形势,美国必须对该地区保持足够的重视,并使在该地区的力量不仅是稳定的而且要能够为美国所用。美国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这些力量认同的美国的政策和行为,让他们能够在美国政策的牵引下主动地跟随美国的步伐。”^[18]

基于以上分析,人们就不难理解美国民主输出政策的真实含义是输出民主陷阱。目前伊拉克战后重建面临集团对立、社会分裂的民主困境,正是美国所期望发生并已实现的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在发动战争之前通过长期经济制裁打击保障伊拉克民主政治健康运行的经济基础。并将其境内存在利益冲突的各个民族、教派,视为低耦合利益集团加以扶持和政治利用。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在重建工作中忽视诸如锻造民族认同、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一系列挑战,迫不及待地对伊拉克进行民主化改造,尽可能早地在伊拉克进行民主投票、搞议会选举。过于超前地把政治而非经济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其真实意图一方面是加紧选拔美国在伊拉克的代理人,改善占领军形象。另一方面是通过举行能够决定权利分配的民主选举,刺激伊境内各低耦合利益集团敏感的政治神经,激化伊拉克各个民族、教派争权夺利的冲突。方便美国以协调者的姿态插手伊拉克内政,乱中谋利。借机掌控伊拉克政局,攫取其石油资

源,拓展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服务。

七、结论

一个国家的民主从来都不是别国所能赐予的。真正实现了民主化国家必然是主权在民、独立自主的国家。美国既无法随心所欲地控制拥有完整主权国家的自然资源,也不能任意操纵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内政外交。美国永远不愿看到一个真正民主团结,能够对其霸权政策说不的伊拉克出现。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最主要的因素永远是国家利益。霸权国家的对外“民主输出”政策只能服务于它的霸权利益。所输出的不会是民主而只能是民主陷阱。

参考文献:

- [1]施爱国.“民主和平论”剖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2(9).
- [2]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213.
- [3]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406.
- [4]钱学文.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前景分析[J].学习月刊,2005,(2).
- [5]仇朝兵.美国与伊拉克和日本的战后重建:政策、进程与问题[J].美国研究,2006(1).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伊拉克国家概况[EB/OL].(2010-06-01)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39/2010-6-25.
- [7]李萌,江心学.“日本模式”不适用于伊拉克重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
- [8]李寿祺.利益集团参政——美国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J].美国研究,1989(4).
- [9]何佩群,俞沂喧.国际关系与认同政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2,3.
- [10]余建华.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4,(2).
- [11][埃及]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阿拉伯世界中的民族冲突与建国[J].漆荒,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12).
- [12]王铁志.美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J].西北民族研究,1998,(1).
- [13]茅于軾.美国人口的分布、流动和地区经济发展:兼评杰克逊等著《地区差别:美国1960-1990年的经济增长》[J].美国研究,1988(1).
-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06.
- [15]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2,43.
- [16]王京烈.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27.
- [17][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M].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4.
- [18]杨立志.布什政府“大中东民主计划”探析[D].长春: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7:21.

(责任编辑/陈雅莉)